佔畢齋集

第六

文

佔畢齋文集卷之一

諭議政府擧賢能敎

代天理物莫急於賢能簡賢選能莫患於淹滯予以涼德叨守丕基思使賢者能者列于庶位庶幾天工無曠德意下孚然而知人則哲堯舜所難故典選之任一委銓曹銓曹耳目亦且有限拘於循資薰蕕混處豈無俊傑之士或沉於下僚或隱於田野長吟簡兮之詩徒抱井渫之嘆者耶興言及玆深用耿耿前者累次下旨令中外官僚各擧所知虛行以來屢變寒暑而迄無以一人來告者將

無眞材之遺歟將避嫌疑之謗歟將畏謗舉之譴歟或者未審予之誠意而然耶傳不云乎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昔祁奚內舉仲尼韙之李絳不避同年唐宗任爲古人薦賢惟至公耳咨爾在廷三品以上及侍從臺諫與夫在外監司都事節度使三品以上守令等務曠乃心勿拘親故如得宏材碩德之士急用推舉予不以常調待之且人無求備前聖之謨如有一才一行者亦具以聞以副予明揚保治之意

諭議政府薦別守令教

親民之官莫重守令守令之匪人國家之大憂也
在官一月則貽一月之害在官一年則貽一年之
害而況三期六期之久其爲害曷有紀極乎仲尼
有言苛政甚於猛虎以聖人含容之量而猶有是
言其疾之也甚矣盖猛虎之政行於下則人主雖
有仁民愛物之誠大臣雖盡燮理寅亮之責安能
上孚天心而下保庶民乎比古今有國家者之通
患也予以涼德叨承丕緒尚賴大臣之篤棐百執
事之勤恪臨莅臣民十有五年間者水旱相因歲
比不登民離餓殍盜賊竊發是雖寡躬無德之致

然恐苛政之吏冒撫郡縣以侵牟為事以刻察為明貨賄公行刑罰縱濫不修厥職徒務自肥方面之臣雖任刺舉或混於薰蕕或失於衮鉞往往慈祥愷悌者解組而去鍛鍊奸回者攘臂而居斲喪邦本傷和召災未必不由于是也每念及此良用惻然昔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其刑賞雖似過中然前史或稱其革媮末之俗盖有所不得已也凡今在任之守令亦豈一槩而量哉賢愚淑慝必有大相遠者如得其狀則予欲别議陞黜以示懲勸咨爾政府體予至懷懋乃公道其有循良出

類會異無倫者各以所知箋别以聞

御札賛并序

世盛稱魏文貞之能諫余以為魏公焉能諫乃大宗能聽諫也太宗苟不能聽諫則魏公亦不過隱黙官京師耳不然則嶺海之外乃其死所豈能爲旋夙夜遇事輒言或抗疏或廷爭至於死而後已耶使魏公享能諫之名於後世者實太宗有以成之也吾友弘文館直提學金君訢夙慕魏公者也以其父工曹正郎臣友臣所藏外祖成公概所書魏公十思疏一軸進之于 上其劄子有顧榻此

疏置諸座右常若見徵之面聞徵之言等語
上愓然嘉奬卽賞以御服又親揮翰墨以賜之未
幾有水曺叅議之命宗直往候金君而獲覩御札
三復雒誦至尒父勸汝以魏公自許尒又勸予以
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因俯伏而嘆
曰雖太宗韋弦几案之荅不能如是之款密噫
君臣相與之間誠千載一時也正郎旣爲潛邸時
甘盤君又昵侍經帷仍父子近淸光而蒙隆眷其
欲報效裨益于萬一者曷容已已然非我 聖上
從諫之義同符太宗則亦不能自表其忠誠如今

也况魏公此疏 聖上平昔所服膺而力行者非今日始經重瞳也然曰君之論啓而益有所警省不啻若親遇其人焉其生也遭際大宗得盡底蘊歿之千載又獲鄭重於 聖明如是使其神有在豈不感幸於冥冥耶且君之先世諱濤遇知麗季庸主而得八字之賜士林猶以爲美談况君守箕裘之緒事 堯舜之君而亟被寵榮出於尋常萬萬可謂能掩前光者矣君欲裝纘傳久要余有述辭不可得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賛曰亹亹吾王大度包容從諫如流允邁唐宗爰有藎臣徵也

其倫乃進十悬以寫悦怡披香清讌載嘉載悦解衣
以衣仍降親札煌煌金箋粲粲奎壁天縱之能非但
心畫詞旨温純亮典典謨旣奬其子乃文與俱匪
私一家實勸百僚孰憚于言孰荒于朝唐宗在天
盍愧終息魏公有神當感異代吾　王百度斯
乃一班稽首颺言天不違顔

貞熹王后哀冊文

維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三月壬戌　大行大
王大妃薨于温陽之行宮某月日遷于光陵禮也
龜猷協日驪馭首途晨燎晰〻於徽衛慜雲翿〻

季綿區八神將蹕 三爵旣斝 哀孫主上殿下
祖載殫誠攉慕疾心痛仙仗之不逗悲永巷之莫
臨乃降睿旨俾頌徽音其詞曰
嬀汭嬪虞曾沙毋漢王道之成實資協贊代有彤
史昭哉槃之於皇我朝家法最正聖善相繼曰篤其
慶纘女銓原是生碩媛 世祖初載誕膺妙選
儷體藩邸承歡 宸極妯娌戚畹咸懷嬪則閒
羅弗造國步中微密佑神謨宝命有攸功存十亂
位正中闈卒禮蹈和顧史陳詩心遠蘋藻教闡紞
縱壹化川流十有四年 二聖禮陟憂虞相聯

日行黃道由其斡旋宸器得主瑤圖帖然博孚載
物振後光前深惟挹損燕處傾神明德之德宣仁
之仁巍乎衆美總之一身翼翼神孫拳拳慈訓懋
昭前烈重熙昌運式罄孝思奉以一國庶幾眉壽
永享多福頃因清疚稍愆玉度靈泉薰浴乘此春
煦吉語初騰藥衛和裕翟茀將返懽溢都中何圖
憑相告祲行宮皇祗震夜圓魄淪空三朝未展八
須其曹嗚呼哀哉司造莫測壑舟倏移萬歲之祝
一霎已而追皇英於湘水兮宴金母於瑤池委環
佩兮披靈衣擁霓槃兮張素帷嗚呼哀哉龍袞絛

以夔繞兮撫末命而攀號驚跳隱以成踊懷社人餘
而驚咷猶凱風兮昌報仰昊天兮盖高轀輬殷轔
原野逶迤青門永隔紫閣長歆嗚呼哀哉因山旣
卜吉日載消威儀夙列羞醴潔蠲鄗禹穴之不殉
兮遵坿隅以同阡梧桐敷兮蓁〻鳳凰鳴兮雝〻
厭塵世之滓濁兮娛壽原之鬱葱嗚呼哀哉理有
屈伸數亦終始茫〻堪輿誰能久視唯至德之不
朽兮尚有賴於高史我　聖后之懿美兮宜同
符於任姒與嬀祚以無疆兮流芳聲於萬禩嗚呼
哀哉

睿宗大王諡冊文

應千齡而作之君一至聖景命節一惠而爲之諡率
由舊章茲極追崇式攄誠孝恭惟 大行大王
英明超古濬哲自天監國撫軍基肇承於宥密咨諏
經閱史學已就於緝熙哀煢〻以宅諒陰孝蒸〻
以奉父母深惟付托之重勉服聽斷之親申儆百
司肅清羣慝雖一朞權綱獨運稍殞澗東而萬世
法程大明遹貽燕翼豈圖民靡洽於蒙澤天不永
於降年憑几之命遽揚棄弓之慟罔極顧惟冲昧
叨纂基圖遺大投艱荷重任而誰托茲哀銜恤佇

昊穹而難復今則飭終有期因山旣設若稽易名之禮肅申讚德之誠謹奉冊上尊謚曰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廟號曰睿宗仰惟聖靈俯賜昭格天長地久永膺徽顯之稱松茂竹苞幽贊厖鴻之祚

章順嬪哀冊文

維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十二月日王世子嬪韓氏卒于某宮越明年壬午二月某日葬于坡州之新塋禮也儼衛宵嚴鶴關曉闢雲旗旖旎以翻風薤曲淒涼以響月 主上殿下哀少陽之無偶痛

元孫之失慈緬英魂而追念撫襄事而增悲式稽
令典俾揚眞儀其詞曰
天祚大東累葉重光任姒相繼陰教聿彰我聖當
宁淵星儷景合德少陽執司內政上黨之韓日有
元功篤生碩媛來嬪青宮地望高華天姿柔懿齊
明夙夜克勤相事思媚中闈徽音乃嗣神靈錫羨
慶膺弓韣俶誕文孫輿望攸屬鴻休無疆景命有
僕夫何祲沴連夕告徵慶聲未罷哀問遽騰慘沙
麓兮詭祥恍月鏡兮隱魄悲纒戚里痛結宸極嗚
呼哀哉[illegible]

杖容衣兮如在宴環佩兮若休謝青赤而莫返兮
侶金母而遐遊香奩掩兮玉臺塵露華溥兮深宮
愁嗚呼哀哉乃卜靈龜乃簡元辰哀章備舉方物
畢陳酹玉醴於祖帳兮背翟殿之眾恩龍驂駕兮
蹈長川原繚兮逶遲嗚呼哀哉鬱鬱佳城鈴平之
疆青烏布墨右玄儲祥玄宮既閟乃妥乃康百靈
朝兮肅肅翁仲立兮閟閟悵宮官之雨泣兮翡羽
翹之空還嗚呼哀哉彭殤不齊萬古一致有德無
壽孰主張是惟纘女之芳聲與夢日之遐福托彤
管以不朽兮永丹青於竹帛嗚呼哀哉

仁粹王妃封崇玉冊文

資坤以成恩罔極於鞠育尊親為大禮宜重於推崇茲率舊章式揚縟典恭惟聖善明哲柔懿靜專儷昭考而嗣徽音懋修嬪則誕眇躬而詒慈訓丕彰母儀嚮在承襲之初密贊保佑之策家邦衍慶宗社底寧顧惟厚德之酬盍謹隆名之薦謹奉玉冊上尊號伏惟俯循衆志聆受天休彤管有輝庶奉養以一國皇圖永固期怡愉於萬年

祭亡妻淑人文

月日夫具位金宗直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敢哀告于亡室曹氏淑人之靈嗟乎淑人棄我何亟百年之約三分纔一卅年伉儷一朝而訣追惟往事胡寧忍說嗚呼哀哉君生名族配我儒素柔淑寬慈中有尺度祗順先妣曉益起裕先妣每云吾婦可慕我娣我妹驩然相護姑娌之間一無或忤鄉里親戚孰偏好惡德何克全壽何不具嗚呼哀哉我性鳩拙甔石屢匱君亦安貧不事嬴利菲食惡衣

始終罔異如侍賓祭儀物必備君調醎酸藜羹亦
羨五噫孟光柴桑翟氏君實似之我所深倚方謀
休官採山釣水白首相依以保餘齒茲計幾訖胡
遽至此嗚呼哀哉君之生世艱厄重仍年未周星
母疾不與外曾考妣鞠育哀矜未及于笄累矣所
憑從外王母女範其承王母又没沉痛曷勝及皈
于我休咎輒徵歡不滿眼得禍尤弘兩更三年罹
勉曾蒸我蔑聞道百鬼侵陵二女五男相踵魂升
君以摧裂夙療轉增嗚呼哀哉昔君得疾實因觧
挽風邪血毒于中旋轉十載服藥廣求銷前往往

復思取證亦淺又而嘗已庶幾乎善遂致百循治
可實不勉竟以此終今我慚覥嗚呼哀哉君之嚴君
康强在堂良辰佳節誰侑酒觴君之兩女少者在
旁他日于歸誰辨其裝君之諸弟譽聞俱良孰覺
是謝誰為而當奴婢滿庭失蔭悵悵左右使喚誰
其主張新第屋廬有園有塘君不留居誰與周章
嗚呼哀哉寂寥西閣君在之日衣衾盥櫛衆君平
時飲食供具亦且隨宜君昔劬勞終無一見孰喪
者誰嗚呼已而我欲辭歿為朕扶期謹象　上
眷賜藥以醫難事　恩命將赴京師君之棄事

吾將遍歆幽明無間當知我悲嗚呼哀哉米谷之原松楸鬱葱玉果兩壠安厝其中君母及子在兩壠東營君宅兆卜以玄冬九泉會合其樂融融之逆者然矣生者曷從奠酤以告號慟莫窮嗚呼哀哉

亡友金善源甫哀辭

善源余之久要也歲余七年正統景泰間余與伯仲氏趨庭于甘文善源惠然肯來遂講學于康之別館焉後又與余同入黃嶽之能如寺溫理古讀前後麗澤之益不能以一二道也余之求友於鄉閭而入[illegible]善源也及余[illegible]

弟竊位于朝而善源負屈稱殆將二十年最後甲
丙申親試若騎省若鑾坡凡朝之清選善源無不
與焉余嘗在嵩善善源以言語被謫高陽凡三年
四方負笈之士屨恒滿門方是之時其志其道同
余及善源者尠游則自史館同羅善源之辜從于
山陰克己則寧居烈乃以吟詩不輟見罷於方伯
而隱于天嶺子襳則鳴琴知禮俄丁家艱而廬于
甘文余亦獲罪於天扶母襯而還于凝川雖俱在
數百里之内書簡之遞無虛月而連床之語則不
能異其源〻也及余喪畢謬蒙 聖恩首返于

朝末幾善源與其三人者先後雖不齊而相繼召還皆集于京師雖牽職事不能朝夕唱酬而其相須相倚之情何有間於南坊北里之異居乎況善源與余同官于天曹子類宮又同事于輿地之局離日少而不相離者居多此豈非天也前年秋善源被　旨省哭傷于東都界部繼以推究鄉豪之獄馳啓申稟動延時月余心耿耿頗訝久闊識而星紀已更春序將盡善源始復命未數日而余之瞥然相面者亦一再而已嗚呼善源今其已矣今其已矣往者兗已以親老乞閑詔而去善源亦

又長辭焉生離死別矛〻蘭朔向之所謂同志而在
輦轂之下者余與少游子健只三人耳三人之中余
又衰疾髮之種種者日以脫齒之搖搖者日以缺眼
之眊〻者日以瞢山林湖海寂寞之濱毀車殺馬
以頤養餘齡乃其宜也而未能決去何也善源海
平人也非惟有同貫之分而且締潘楊之好今其
寡女哭隨慈氏奉柩而徂于南余之感念亡兒之
懷又烏可堪耶遂作哀詞以叙余之悲悼而慰善
源於幽昧云〻噫〻其表兮朓〻其中韡以問學兮
既博而通發為言語兮有雅有風其光燁然兮仁義

之充取冥以宜兮破除崖岸明友乂敬兮雅希齊
晏宅詞奮身兮名譽愈燮更歷清要兮庶大有遇
中羅寘逐兮昌渝平素操執之確兮玆余所慕其
入天官兮年未遲莫孰云中塗兮遽殞厥靈天不
可問兮神不可聆伯道無兒兮誰肖典刑孤妻嫠
女兮扶柩以還千里故原兮墻婁艱閴止止堂空
兮溪水淙潺魚鳥翔泳兮松桂日長物候猶昨兮
斯人何往嗚呼已矣兮心焉惝怳

山中人辭

充巳與都永昌韓仁孝及甥康伯珎等答

　于安國寺寺乃高僧行乎所住處畫像存

山中人兮忽三四騫攜手兮其虛徐蘭爲湯兮蒻

爲薦芳閶闔兮屋廬日澡浴兮或坐臥精氣摶兮

麤穢除朝而踰兮石谿暮咀嚼兮氷蔬雖神仙兮

遼以隔羌彷彿兮爲曹招乎師兮揮麈邀王母兮

分棲哂空門兮多幻嫵下土兮遙邀寥靚處兮高

觀知義勝兮身肥鉤輈聒兮雲木詭勒睛兮晢扉

夔一足兮畜帷又狐狸兮聚族雲冥冥兮月杲競

恣睢兮蹢躅念畸人兮縛塵纓隱思子兮勞心曲

棲眩畫兮李縞夜齝牽續紛兮恍目諶中園兮可

樂君胡爲兮空谷

擬登樓賦

乙酉二月余自密陽還京道出汲川渡赤登灘登岸上樓覽物傷懷遂擬仲宣登樓之作

後千載以登樓兮心實獲乎古人胡蓬蓽之側陋兮希明揚於昌辰曩孤騫而識路兮依士師之清塵雖徑竇之紛如兮不敢睨之敢驅昊與世而齟齬兮宜顛躓乎險途既三釜之不吾謀兮排國門而南徂凌雪霜以遠奔兮就慈闈於推火值歲年

之未稔兮腹蕪穢之不果省兄弟於影堂悲鏡鸞
之孤寡里閈纘其來集兮故儆余以仗馬專純嘿
以靖處兮願遂耕釣之初心歷玄英而發春兮鳥
間關於園林理角巾與蠟屐兮思逍遙乎幽尋時
搜補於兵額兮將械余以攬鈐匪緇黃其曷逃兮
觀貞卜於鄭詹仰春暉以流涕兮矯冠佩而悲還
慨余行之遲遲兮矧道里之脩艱朝余征而夕霖
兮遑日遠乎關山水何深之不臨兮樓何高之不
攀戾赤登而徑渡兮忽玆宇之如跂聊縶馬以徙
倚兮恍烱景之邅迤俯湍瀨而窺魚兮想故川之

魴鯉覽榮木於聚落兮懷故園之桃李擷芳新於
野田兮緬故山之蕨薇膠余心而莫捨兮羌中道
而懷皈予超立而騁目兮白雲藹其孫飛復憑檻
以假寐兮魂佁儗而無所極忽僕夫之喚醒兮報
黃粱之已熟揮泆盥以延佇兮駿烏奮迅其西昃
下階梯而攙鞍兮膓馮回而鬱塞固行止之在我
兮何不斷而自惑喟捧擻而動色兮非尋常之可
測念乘田之爲貧兮亦復歔欷乎接輿苟自圖於
封殖兮人誰食乎吾餘嫉世俗之洿濁兮驕妻子
於白日椒蘭隨以變化兮㝡容長而無實有蹈道

之如矢兮竟屢晞而乘呼徵往哲之芳躅兮信余
命之多舛顧初服其猶未悔兮縱阨窮而勿遷尚
百歲之在後兮懼誓言之不堅聊書紳以自詔兮
庶日夜以乾乾

觀魚臺賦

丙戌七月李施愛反予以鄭度使之命簽
兵到寧海府兵未集與教授林惟性進士
朴致康訪稼亭舊家仍遊觀魚臺是日風
恬浪靜俯見羣魚游泳于崖下遂和牧隱
小賦以貽二子云

肅豫符于玉帳兮東將窮乎海涯紛羽檄之交午兮余妄能以恤他懼壯事與老謀兮洎日月以消磨咽禮州之闉闍兮聊延佇於前修之故家有臺巉岏于厥傍兮襯赤城之晨霞從二客以指點兮恍不知身之憑灝氣而躡翁地也蒙莊奚詫於知魚鄒孟敢稱於觀水倚危磴而遐矚兮渺雲濤其幾里少焉颶毋不翔崟烟遙起海市如掃光景欻異劃長嘯以俯窺兮羣魚撥剌以悅志蹇族戲而隊游兮匯膚寸瀺灂之可擬凌通波以喁唫兮儼綱擉兮羿冀或擢髻而奮鱗兮吾恐風雷變化以

遹靈孳虬枝而太息兮感物類之感寧並鳶飛以取譬兮孰聽瑩於至理斯太極之參乎前兮矣佩服而勿棄眷二客之脩謇兮忽有得於膽跂崇羽觴以相屬兮悟一本之在此聆牧翁而咏嫮辭兮若飽飫於琳音肝膽非楚越之遙兮願同歸於明誠之君子

謁夫子廟賦

景泰甲戌秋嚴君自咸均司藝出爲星州教授乙亥春余及仲氏往省焉因留賡序讀書攜諸子入禮夫子廟見大聖以下四

聖十哲皆塑以土歲月已遠黯黲如入古寺見千歲偶人予愕然不敢指視以爲大聖大賢如有靈其肯依此而受享乎於是咎始作者之無稽書此賦遺諸乎俾改以木主云賦曰

歲旃蒙之首時余鯉趨乎茲黌羣狂簡之君子瞻夫子之廟庭撫中唐之文杏欣時雨之敷榮闢金鐍以磬折起闕里之遐想入余愢而仰視忽射雕以懭悯何於穆之淸廟壞泥土而肖像無異夫浮屠之宮兮安得髣髴乎東門之堯顙矧歲久而日

邈宜繪繚之漫袞冕旒十二綱黹蟲兮何目海口
塵離離兮赤白隨剝苔蝕山龍兮蝸涎蠹字暈于
衣裳兮堍四聖與十哲亦東西之相望或冠倒而
笏墮或骿驩而措匕縱後世之繕塗猶癥胝與瘍
瘡匪聖靈之宜宅慨廟貌之不臧雖籩豆之潔蠲
恐鬼物之旁窺音夫子之周流志不陋夫九夷我
東海之文明曾仁賢之所詒尚尊崇之有道應夫
子之來綏況夫子之精神譬如水之在地中求之
則在道之斯通何必覗形像而禋祀冀肸蠁之貽
融範黃金猶不可爲而又土木之是肖始作俑之

無稽豈不至今其可誚喟　聖神之復運煥頹剔之復古妥木主以釋菜用以彰夫昭報光聖德於不顯體娠室之規模何必重夫改作尚因襲乎前圖辭曰南山何有候栗蓁蓁兮培陽擁陰風露流津兮割而作主肌理均兮用周人栗可以妥夫子之神兮亟撤土塑返黃袛兮毋令魑魅有憑依兮明告君子余言不欺兮聖人復起謂余有知兮

答晉山君書

日者伏蒙相公降屈盛德厚教諄賤懇其悼矣亂慮家患而遂進退之大節二衰三殤之說炳然一

儀制也春暉風樹之喩惓惓然一孝經也以宗直之孤陋蹇淺動止狼狽而得大君子慰藉開誘之方不一而足欲使之制情合禮不失事體噫徽相公宗直幾爲愚之天所蔽而不能自明於流俗矣雖然宗直之所以冒昧辭官者夫豈徒哉宗直自筮仕以來幾二十年氣質之偏無所諧偶簪紳雖絆于身而麋鹿之性恒在丘壑佳山秀水心想神遊旅進旅退之際每鬱鬱不樂也頃以母老乞歸朝廷以宗直猥侍經幄不可遽置散地故畀以一郡榮之既涉漢江而南也將不復渡斯水而入國門

幸遭清明之代不當如是决去然揣分量材固其宜也及夫交龜之後迎致老母養之以一邑心頗安焉　聖恩如天輒思報效凡政教有可以裨補王化者則無不力爲之第恨其大綱雖正而節目踈漏民不習服耳其於簿書期會亦且飛餙小吏毋令稽滯雖君督郵者搪揬而至亦束帶逢迎殊不以爲愧如此徑彝四閱寒暑矣衰門多釁凶禍荐臻今年春夏連失一男一女歸瘞于金陵及秋又失長子而又瘞于金陵金陵之地數月之中纍纍然忽成叢塚矣傷夫玆患者間十歲二十

歲而一罹人理有所難堪況乎一歲而二遇之乎
王夷甫所云情鍾正在我輩殆為吾今日發也雖
曰死生脩短各有分劑亦恐吾之積惡有以召之
而鬼神所以來悔禍也然豈敢以此而遽謀退逸
自徼倖於高人隱士之目乎老母悲痛之餘亟還
鄉城晨昏色養不得如志而且宗直素有羸疾自
經憂患精神氣血非復前日平昔山林之志轉輾
益深所以辭之至再而不能已者也天嶺之人不
求吾志而徒求吾迹宜乎以宗直為悼夫札也為
避家患也自得相公書始悟吾之累輕於去就也

恍然如夢之得醒又不得監司之命而徑還治所噫徽相公宗直幾爲慈之天所蔽而不能自明於流俗矣相公斯文山斗廊廟蓍龜適以憂服越在草莽下邑之人如值麟鳳爭先覩之爲快宗直負緣夙分不能以朝夕聞謦欬之音罪安可逃今蒙發覆守官如舊矣蒼茫歲暮雪滿園林瓊瑤之迹當縫踵於門下言不悉情伏紙隕越

答綴書

二書來知尔有悔悟之萌過而能改聖人所與以余之於尔苟其能悔安有牾閉其自新之路乎前

曰余之責尔所謂操之爲己急使汝奮蓑捍挌而
遂形於語言此余之咎也豈終怒汝哉嗚呼先君
之服而翁喪主也余從而居廬今先妣之服尔乃
喪主也余又從而居廬二十有五載之間前後同
入之父與子跧伏草土于茲山其於人世何如也
余之戀戀於尔而欲其遄歸者以此也然其懇惻痛切
之不能已于懷者不徒是也汝在此則饋奠也吾
從尔焉對吊賓也吾從尔焉余獨居則人疑余於
喪主不可也患是而空塋室不守亦不可也賓客
來輒問尔之處縱語之以寧其孀寡之母一二遭

則已久而四五至而問之內所不足者其何以辨之如尔之年䒭遼遠而一行之虧衆謗之歸其可不慮之耶抑又有重是者為吾宗起自和義已百餘年于玆良醞公以後諸宗子姓亦已衆矣而仕為公卿者絕無矣登科第者唯吾先君及先君再從兄諱從理及而翁與余耳嗚呼百年之既久也而得第者纔四人也而吾家有其三往年慶煬又捷甲科玆亦吾家之學也由是而觀之祖先積累之業似將發於吾家也余昔命尔諸從名俱從絲聲者冀能紬續家業以傳于永久而不替也緩絃

華仲氏自教之必將有成余僅有一子而今爲廢
疾之人無復有可教之望矣汝二人嶄然已出頭
角矣然學之博以奧則猶未也徎辨之始免而刻
鵠之尚未成也苟少弛於溫習纖修則日月逝矣
其將乃何余雖薄於德而媿於學出身以來猥蒙
主恩常不離於金馬玉堂之上以故雖在山中遠
方之士或有相從問學者忘衰講誦無所逃於名
教之罪人姑以跫然之喜不甚非之也尒若能朝
夕在我側讀禮之暇日求知所未知博學之審問
之愼思之明辨之以隆他日篤行之基則三年之

閒庶幾稊秕之有秋以無墜祖父之緒不亦可乎
其與亶足負笈而來學者寧不倍簁爲此余所以
望汝擺落世累而遄歸也嗚呼今之世無而翁矣
而翁孝友忠信出於天性昔在高靈膝下嘗患癰
癤以卧余侍疾一日先試舐膿汁余時年少不覺
其汁之惡而偶一啜爲兄謬以爲德性相肖而友
愛之篤終始無間悲夫今日雖欲再飲膿汁胡可
得耶同居此山三載茹哀每夜半猶覺聒語耿耿
尚在耳傷念至于此肝腸如割兄既不可見矣兄
之遺體汝二人在爲吾之欲提撕成就使之主另

於世此心烏可量已汝勿以吾前日之責大戚迫而恨我也妻孥若露處無地可托則經始之事須粗完而後還可矣雖然子朱子有云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東冠之家禮之首爾其知也歟不一一

與寳陽鄉校諸子書

赤煒受代品物流形念惟諸子之戩修何似崔先生之函丈何似某服闋苶爲凶年所驅挈挈還金陵不得一日安居于桑梓與二三子討論遺經參究時制以扶植學校中不可隊墜之綱維使之永有

所守窮寐良用介介尒日者謬蒙　上恩承之侍講不幸以疾奉辭于朝疾稍愈矣身稍閑矣則將貸舟南還可以遂前計矣竊思之鄉閭風俗所以澆漓朝廷敎化所以壅閼其病源專在於學校講學之不明也講學稍明則孝悌忠信之敎人人服習由庠序而及閭巷薰蒸脩習不能自已五倫各得其序四民各安其業比屋可封之俗亦因以馴致矣安有頑嚚干紀之人鱗鍊於其間哉由是觀之一邑之治忽實關於鄉校也不惟一邑雖天下皆然大小雖殊而其揆一也審之爲邑久矣山川襟

帶清雄輿遂田疇肥美烟火富庶山有楮漆篠虎
金石竹箭之利水有蒲藕菱芡魚鱉蒹葦之饒通
工易產之人四方而集雖謂之東南一都會可也
其民亦勤於樹藝蚕績斂於租稅徭賦上之人苟
以仁義漸摩之可易化而易使也前朝中葉乾綱
解紐州之群不逞如方甫桂年之徒詿誤齊民以
應珍島之賊嘯聚未幾自底殄覆世遂以此鄙絶
其俗後之録觀風誌地理者咸曰其民好鬪爭至
今為山川人物之羞辱焉嗚呼齊魯文獻之邦也
孔孟之遺敎存焉而更歷世運奸夫大盜據其地

而為亂者多矣然而中國之人不以是併詬其地
若稱禮義之俗則必以二邦為首乃之何吾州以
一方桂之亂而百載之下尚蒙其污衊耶可見録
觀風誌地理者之不寬弘其量而不許人以遷善
之路也盖地無古今而人有古今反薄攸厚豈無
其機然則其責不在鄉校乎方今
聖明在上
文治方隆諸君俱以秀士選于畎畝披逢掖之衣
居首善之地是宜上體樂育之恩下念轉移之術
講明孝弟忠信之道為閭里倡開道聾愚漸漬薰
污乃其事也比來學規頹廢長幼失節新舊失倫

絃誦之聲殆絶驕淫之風相尚訓誨無及於官府告訐輙形於友朋其所爲至有樵童牧竪所羞道者信如是則鄕校自壞其俗也尙何望於一鄕之觀感而興起乎抑又聞教坊倡女人各自占招宿齋舍或有相竊者且於釋奠飲餕及師長稱壽凡宴好之日明倫堂上鼓樂前陳青衿雜糅謠歌慢舞詼嘲媟笑傖諸醜態夜以繼晝居師席者亦狃於故常恬不之怪遂含糊不之禁非惟不之禁又從而沉酗袒裼者往往有之噫斯乃傷風教之一大端也夫齋云者所以収歛也明倫云者所以講

明人倫也以是爲名夫豈徒哉今乃以爲宣淫歌
呼之地不亦褻乎先王之敎人生十有三年學樂
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春夏敎以禮
樂是皆所以爲脩明之具也曷嘗以世俗男女相
說如禽獸之行之爲者爲樂哉而况放鄭聲夫子
所爲答顔淵爲邦之問也今以釋奠之日而鄭衛
桑濮妖邪蠱惑之音作之於聖廟之傍可乎講學
之不明茲可類推某頃與吾黨識者語及于此未
嘗不憤切于懷以爲閭巷之風雖難猝革庠序之
習何忍因循昔何蕃當朱泚之亂毅然叱六館之

士使不從叛韓退之釋其勇又古諺云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效之者衆也今諸子中爲有知前日之非而奮拔乎流俗于以矯拂其操行于以講究性理之學于以誘掖其儕輩鄉黨則是今日之何蕃也是今日之善射者也吾安知一校之士不靡然從之爭爲決拾之倫耶又安知一邑之人不薰陶漸染皆勉爲孝弟忠信之行耶民彝物則從古不泯變化之妙捷於影響願諸君毋以菲薄自居而勉旃可也或謂余曰旅流宣化府主之職也講學明道教官之任也子無其責而爲是之喋喋雖

勤何裨余曰府主教官其役雖暫止行於六期三期間耳且前之善論之繼者鮮矣余則鄉中之一耆老也斯文之一先進也與諸子每春秋周旋揖遜乎鄉射鄉飲養老之儀矣夫如是則盍指以前背責善之日也非其人則已一毫有仁義之心者一再至三之間寧有不惕然懼翕然從者乎或曰子之言然遂併錄以瀆告焉惟諸子諒之

答表少游書

足下有聚衍而欲避其名今累數百言末以駁報牒而進改之其意懇惻其語無所矯餙嗚呼此足

下所以爲不可及也僕識足下於京師積有年紀
但以文學相推重耳未嘗聞有至性如是也今待
罪爲邑長於斯往往與俞林遊俞林吃吃說足下
治喪之義鄉長黨正交薦之俞林信士也况鄉黨
之公言乎僕於是乎益深歎服適有朝旨令搜訪
孝子順孫忠臣烈女以聞遂不敢隱蔽而與朴白
孝金烈婦並報于監司僕曷有私于足下耶足下
之行有三難焉吾東方喪制壞缺雖文獻故家不
能拔乎流俗不恤於陋爲不孝之人足下之治喪
則不于易而于哀而禮亦無所缺焉此其所難也

世之人苟有小善觧不呫呫自言猶恐人之不知也而足下則畏人之知此其所難也七七之設果雖浮屠之法然足下則只祭於几筵非世俗詔佛者之比且所謂隧道者其能倫石室金樞芻靈等馬以之雜陳於壙内乎苟不能是則先塋外柩於地而開一兩納棺不可謂之隧也亦不可謂之僭天子之禮也禮有讀禮之文則觀書無妨又有服藥之語則啜酒何傷凡此數者絶不爲之固大善也然事有不得已而爲之此亦仁者之過也今足下以不慊於心者自引以爲大罪此尤其所難也

足下能爲人所不能爲有是三者而推讓者曰孝由孝不學尚且爲孝子足下獨不得爲孝子以如是之行而聞諸朝編諸史策豈欺國家云乎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他日鶚立朝右竭匪躬之節將聯書於忠義之傳僕非足下之望而誰歟鄉迫吹帽可與足下一話否

答南秋江書

秋江足下僕自湖南還都下幾及半載而竊怪吾秋江之問一不至意以爲秋江往歲徧遊湖嶺之外辰弁二韓之遺蹟搜討無餘今則其人必在鐵嶺

以北或浿江以西溯豆漫而望勿吉挹婁之墟艤馬訾而訪國內丸都之域彷徉底滯而不返尒不然何其絶無影響至此擬耶今晨剝啄忽得淨劄端楷如搜公孫之門着許而觀之乃吾秋江之書也噫秋江何待僕之薄邪僕衰朽日甚不修邊幅久矣何以當君子虛辱之儀邪自述挽歌四章誠其左方讀之再三然後始信秋江非遠遊也乃病也所恨者秋冬來僕亦病一旬九臥不得造求而聽語也姑玩其詞足以嗣淵明少游之遺響矣然因是又足以知吾秋江年齡之不窮也彼二人之

歌詩酒絃之作詠陶則聯翩累牘而止耳更
無紆餘不盡之味吾秋江則似傷其在世六厄而
竟云三十六年間長被物情猜其自讚也深矣且
有拳拳不忘斯世之意焉是豈溘先朝露之人哉
如秋江者二豎雖能困苦其身焉能操縱其壽夭
乎但其大數朝夕之說近於談祿命恐非秋江之
所宜諱也僕嘗聞古之人多有豫作壽藏之兆者
又嘗見鄉中老人自治棺槨至其衣衾斂襲之物
無一不備常常自卧其中以延晚齒此盖非徒
爲緩息之用或有哂其猜行祈禳之術者焉今秋

江之擬挽無乃類是耶斯言戲尓三之日陽氣和煦品彙胎蘇所冀爲葆圖慎自調攝不宣

后妃明鑑序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健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蓋乾道至健坤以至順而承之乃能成生物之功后妃之職其亦猶是乎苟無柔順之德則何以配至尊而聽內政乎恭惟我

主上殿下由文子孫嗣大歷服乃恢至治之規乃

奉東朝之旨命徑選臣某等裒集古今后妃之賢于以爲中宮之楷式臣等祇承睿意博蒐得記三

自唐虞下迄高麗得善可為法者幾后惡可為戒者幾后彙編為幾卷書成而進命名明鑑仍命臣宗直序之臣竊惟有虞之治基於嬀汭二南之化兆於關雎孰謂國家隆衰不係於内治之得失乎是故盛德之世懿行淑德更為内助彤史有記鷄鳴有戒裡謁不行於朝外言不納諸閫至於叔季始狃衽裯之情浸干朝廷之政或憑母后之尊專擅斷制之權蠢斯義遠牝晨禍興卒之為天下後世之笑者前後相接也嗚呼帝王之能體乾健者蓋少而后妃之能體坤順者益少焉帝王之能謹

舜文者盖少而后妃之能踵姚姒者益少焉毋怪
乎治道之日趍於放蕩而資始資生之道不能以
相成也天佑本朝世有聖后家法之正人倫之叙
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况今　聖明在宥上焉三
后丕隆毋儀下焉　中宮克嗣徽音謀謨裨贊
動合天心然猶拳拳於往轍視其善者而思齊焉
視其不善者而警誡焉昔唐太宗以為以銅為鑑
可整衣冠以人為鑑可見吉凶今此明鑑吉凶昭
矣興廢著矣置之椒闈清讌俾媬傅之典圖史者
日誦於前則非特思齊警誡而已服膺眞積之久

自然與皇英任姒神交千載之上而馬鄧高曹不足論也將見陰教之及物薰蒸透徹驕虞麟趾之美化周洽於海隅矣吁其盛矣哉

亨齋先生詩集序

世謂文章之與命不相爲謀故要妙之作多發於山林覊旅之中達者則氣滿志得雖欲工不暇爲也余則以爲不然窮者而後加工雖信有之然公侯貴人之能者亦豈少哉其器宇之宏而天分之高金章亦綉若固有之者出言而金石自諧觸思而風雲自隨其仁義之醞鬯于中者自然泄之於

詩而不容掩也又焉有氣滿志得若細人處富貴
者之為也哉是故穆如之頌非關於彝族紅藥之
詠不在於山林燕許擅聲華之宗韓范富風雅之
製如是者代不乏人焉雖吾東方之作者亦然高
麗之盛衰表表名于世者金文烈公李文順公李大
諫金員外益齋稼亭牧隱諸先生非宰樞則給舍
也其未達者吳世才林耆之數人而已以是言之
蓋見達者之未嘗不工於詩也亨齋李先生生于
麗季長于名胄而能倬厲不群無書不讀閎乎中
而肆乎外其為詩文優游渾厚法律森嚴步驟閑

世有鳴其胷中之蘊及我 聖神興運奎衡附翼歷相四朝得施其經濟以紹祖烈而能以詩經綸一代嘗再奉使于皇朝抵燕薊涉江淮與聞人陸顒章謐輩唱和其都邑河山之巨麗禮樂文物之融後收拾涵蓄以盡天下之大觀達者而工於詩先生亦其人也然而先生務自韜晦平生所作人罕得見之先生歿後三十餘年余與先生之孫監察永蓁同官儕屋又比鄰相得甚驩成化己丑春監察出守靈川將行也示余先生亂藁曰吾祖之功名事業銘之鐵卷紀之青史者炳炳也而獨

此文章無傳焉吾以是懼將欲編鄭官稾以圖續板予爲吾編之余辭不獲則遂分古律詩二百九十六篇彙爲四卷雜著三篇附錄于左又竄定先生手草年譜而弁其卷首因喟而言曰家有弊帚爲孝子慈孫者尚不忍棄之況此言語菁華之不朽者乎況功名事業因是可以求其髣髴者乎君之子孫競欲克肖以不墜箕裘之業者將不在茲歟宜亟梓行以傳於四方也

送蘭上人還日本序

世祖大王十一年乙酉日本僧壽蘭來

世祖以觀音現像及舍利分身天雨四花等事
載書契并以禮幣授爾欽達于其王使同
叅適其國亂爾僑寓僧房及村舍凡五年
至是亂稍定始得國王答書來復命
殿下即位之明年秋日本國爾上人奉其國書款
我南徼有司奉音傳遽以上蓋為我
惠莊大王復命也其容貌清以秀其言語詳以雅
進而拜命於北闕退而受吉於南宮其周旋揖讓
動以規度而不失尺寸朝之大夫士咸歎曰上人
生長洲島且為沙門之服宜若不能諳練於表著

易于之禮所講誦者不過竺乾貝多之書何有於三百篇然而擯介之際尊對之能雖端章甫習威儀者有所不能而上人皆裕為焉信乎日本之多材而上人之拔乎萃類也或有疑者曰浮屠氏之法以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為貴故逃空虛躡烟霞面壁坐趺以究觀夫所謂性者而期成其所謂佛者乃其道也今上人則童顱方袍翩然來思問其志則以弘忍臨濟為之依歸問其事則若季札之歷聘齊魯而觀禮樂是急焉何其名與行之相戾若是耶予解之曰人不生於空桑而不知四

大之焉尊則何以立於世乎上人雖囿於國俗不
能以簪紳為飾而能知尊其主服其勞有可以利
於國則不憚夫道途之遠管蒯之危視舟航猶文
室履風濤若平地唯所使而之焉噫其中無所蓄
積者不能尔也觀於名以簡而彌以全璧則其志
在於慕古人而不在於槁死窮山可知也已我
聖上光紹丕圖交隣以誠仁心仁聞暢然四達禮
樂文明之治且將比隆於周漢之盛詩此上人之
所觀感而歆豔者矣今扶桑之域有稱兵為亂者
風塵之擾殆三四年于玆上人之還也以觀感而

歆豔者覵縷于國王及國相有能更代而緩定則草上之風必偃爲赤子者孰敢盜弄兵於潢池中哉苟如是一國皆受上人之賜而相如全璧之功不足侔也雖不冠帶其身庸何傷焉

送金直長駿孫馹孫兄弟榮親淸道序

士君子之悅親不一其道而科第其尤也自唐宋以來閥材碩德之人奮起鄕曲表儀朝著功名事業震耀當時垂于後世者率由是塗焉當其褎衣博帶歌鹿鳴而來也藐然山澤之一男子耳及乎入棘闈唱臚傳鵠階收聲名於一日荷恩寵於九

重畀時爲大夫爲公卿曰之以馴至其父母之懽
欣忭舞自慶其英豪俊傑出於吾夫婦懷抱之中
此人情之所同者也而況冠多士而大魁聯天倫
而共罕斯則中國之與吾東方前後所未聞父母
之喜悅必出於尋常科第也萬萬非但一家之慶
實一鄕之榮也非但一鄕之榮實一國之光華也
金寧金氏兄弟乃首露王之遠裔而老先生前執
義諱孟之子也自髫齔時承家庭之訓學問優深
詞華蔚發元方季方難兄難弟爲儕輩所推服者
有年矣壬寅秋我 殿下謁 先王陵寢設

又涓吉具儀釋奠于文宣王遂御明倫堂發策試
士是時絲綸之降已久故四方紛袍雲集京師操
紙筆立館下以數隊正統之論者不知其幾也越
數日考官所選纔十一人而金氏子伯仲俱捷仲
爲壯元而伯名在二等　上視其卷命挑上甲
科是科也第一甲只二人而仲與伯獨占他人無
與焉鴈行擢秀錦標爭禪已聳動於四方之耳目
而青雲之路發軔甚亟仲拜司憲府監察伯拜尚
衣院直長噫天之所以餉吾老先生者何如是之
厚也其季素稱白眉之良今雖不利曾冠漢城之

餅頒明春大庭之對亦必為魁為副以嗣二兄舊
使進一二歲可以持左契而待之然則金氏門閭
之慶盖未艾也而我　殿下十有四年右文興
學儲養人材之實效於是乎發焉此豈止一家一
鄉之榮光而已耶歲之將臘兄弟謁告省覲于道
州特方荒饉凡科第歆榮者皆寢之至是
上特許二君開宴于公堂以樂具慶且以及乎鄉
黨父老夫子不云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二君旣
得為衆人所不得為之事身已立矣名已揚矣父
母顯矣盍思所以報上之恩寵乎古之人自期者

則曰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以之勉人者則曰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二君操履之純篤吾瞯熟矣思齊古賢固當倍蓰乎昔奚待夫人之提撕奬勉也我宗直老矣孤危之蹤强顔竊祿凝川舊隱梅鶴見招倘得南還過道州則當誦燕山靈椿丹桂之詩而爲老先生壽云

送鄭監察錫堅赴燕京序

朝聘之使必有書狀書狀即古書記之任也苟非惇洽通敏之材盖難能焉我東方自高麗以來其爲任或輕或重趙宋待我之隆亞於遼金使者

及境及郊亭及館皇帝之勞問沓至錫宴內殿扶
賜御札輒用表狀而陳謝之又於公卿私覿館伴
酬荅若啓劄若詩騷往復不已是皆出於書記之
手當人材全盛之時號能辨此者朴叅政寅亮金
文烈富軾數人外無聞焉逮至胡元以高麗比之
內地設行省官寮時節貢獻雖依舊貫而賔接之
禮實同他邦故爲書記者亦無所事於是士之蔑
羞恥憎學術而利賞賜者率皆徼幸而冒行嗚呼
中國失其輕重之權而使事如是之懸絕亦可以
觀世變也皇明有天下制度一新綏遠之道上擬

周室雖嚴於內外之辨而所以厚往薄來情文俱
備其待國使愈酌乎中館谷恩賚既以豊而不責
其報謝之儀斯乃懸虛文之不足使外人感動而
心服也昔陽村先生之入覲也大祖高皇帝
使之遊街應制而幸賜以宸章亦其一時顛
倒鼓舞之特恩耳自後列聖靡有隆殺其舊
焉由是觀之今之爲書記之任似亦輕也然而我
殿下享上之誠無所不用其極一行使副必擇其
人又况書狀兼爲撿察自上介至于吾人傔隷一
切非違之事皆可糾理雖無翰墨之責其任不旣

重矣子爲膺是選不可昧昧然叨先同塵以取笑於中朝士大夫也較然矣南臺鄭子健甫君子人也今從事秋使朴公揵騰裝告行於余遂榜袪而語之曰士生偏方有至白首而不得踵王國之門見王國之卿士焉今子翩翩然由王國而入天子之庭賀天子之儲闈以近夫日月之耿光不可謂虛生一世也不可謂不償弧矢之志也享錫宴便蕃之寵而無忝敘文烈之勞子之榮幸爲何如也雖然文物之海鵷鷺之行如遇賞音者曰九州之外乃有斯人也此乃余之所望於子者也國恤方

棣不能以杯酒相屬姑叙書記之重輕以爲別

送金進士訢序

金君訢李氏之宅相也自其扶牀坐膝之時而鞠之於其外家外翁之撫養也猶韓公之於嗣復忠宣之於司馬旣長道之以問學而迄至于有成人見之皆知其無媿於二家之孫爲余畸乎世者也逐祿于京師金君不以世人之待我者待之而責之以古人之事業眷言相好遊從且熟今年春自南裔還朝金君已魁俊造入于大學又騰名於漢城之解額以爻故退避南宮不與其試充乎其器

儀之愈慊也洎乎其語言之愈異也辯乎其中之愈弸彪也噫士別三日而刮目相對況吾與子離闊至於三年之久宜吾之目愈刮而心愈慕也梧桐墜露金氣橫空金君將促裝辭其嚴君往覲外翁於榮川余携手而別曰子在此則有嚴君焉在彼則有外翁焉內以致德於嚴君而外以承歡於外翁其樂為如何也榮雖四五百里之地必經其津渡之澔漾嶺嶠之嶮巇以屬于基牧之鎮也且子學問之切礱之水木焉其流之既導其實之將食不覩覩於青紫之得而名位决不相捨今陽元

之到其間也其爲李氏之尊屬豈無脩容而相慶者乎

永嘉連魁集序

文章小技也而詩賦尤文章之靡者也然而理性情達風教鳴于當世而傳之無窮詩賦實有賴焉苟非豪傑之才其孰能與於此豪傑之才世不乏人而父子祖孫襲徽踵武以振裘經綸之蘊以笙鏞國家之盛者古今幾何人哉吾東方如牧隱圃谷遁亭諸公父子俱有集可校數者誠難倒指而永嘉權氏之家特與其一吁美矣哉非惟文章耳

淡墨之裔世世不絶至于止齋所閑堂相繼大魁桂林一枝崑山片玉翹擧藝苑輝映岩廊其平生立朝大節與夫隆功偉績可頡頏于唐之蕭張宋之王呂吁盛矣哉所閑之子叔強甫能世其業未弱冠而擢巍科由鑾坡而入銀臺今爲右承旨權氏詩書之澤方將未艾可知也已叔強甫裒集祖父之遺文釐爲若干卷達城徐亞相題其上曰永嘉連魁集宗直囙得而讀之二公之詩體段格律實根於陽村之規範而三世制作自成一家質而不傷於俚贍而不傷於夸或典實或沖澹二公不相

上下焉莊周云父不得傳之於子子不得受之於
父何二公父子之間若能傳之若能受之有出於
思索捉摸之外歟是其天趣之高學問之到各極其
稟而命意造語精微暗合若或有傳之受之殆難
與衆人語者存乎其中吁二公者眞所謂豪傑之
才也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闡諸老遺藁往
往徹于清讌是集亦當與高靈申文忠寧城崔文
靖晉山姜文良陽城李文簡之作並傳而不朽也
無疑矣千載之下孰敢以小技而易之哉

送金都事潤宗詩序

成化紀元之六年我 殿下踐祚甫爾臨御經
筵日不暇給夏四月命公卿及館閣選三品以下
侍講之人倣古集賢殿設員于藝文館非但備顧
問於細氈之上而已凡製作辭命記注言動編摩
經籍一如集賢故事於是一善金之慶裕後爲副
提學文城柳睠明仲爲直提學西河任士洪而毅爲
典翰檜原金季昌世蕃爲應教月城崔敬止和甫
爲副宣城盧公弼希亮金溪洪貴達兼善爲校理
伊西金克儉士廉烏川鄭徽清卿爲副余與齊安
崔淑精國華凝川孫比長永叔爲修撰金君碩與宜

春南李堂希正仁川蔡壽耆之爲副十有五人者
分番更直日永三接士林以比之登瀛洲焉是歲
之冬余以母老辭于朝得天嶺而南在郡聞館錄
改稱弘文而一時之人多所遷擢金君亦出爲永
安道都事及丙申春余秩滿還朝則在館中者無
善國華數人而已其秋余又得一善而南在官四
年遭天之酷前年春服才闋不意襄朽餘喘復玷
玉堂山林之志未能自勵遂以應教赴召而至則
在館中者皆後進之英也庚寅舊列裕後方位樞
府希亮知奏耆之憲長永叔與軍士廉宗正金君

亦貳導柔官而毅雖以罷廢家居往往亦可相語也無善持服于咸寧新正製錦于秋城而朔守世耆和甫湑卿國華五人者登于冕錄已久有時過其故宅但見墻歎屋隳蔓草盈除或易主而居者已至三四矣悲夫人世之事一至斯耶當初被選之時十有五人者年齒有少長班資有高下學問心術亦容有不齊者然而自庚寅至于壬寅天道才一周而其間一榮一辱一離一合一存一殁紛綸倏忽如有相推相激而然者茲豈人力也哉天也以已往而知來者之亦如是以一館而知百司之

亦如是以今人而知昔賢之亦如是眞可愕而可慨也已今君與余道同志同蹈於世亦同官位亦不甚相遠雖不能同處一館而供職之餘彼此相尋屬酒賡詩其幸爲如何耶君一日示余赴賓幕時諸公贐行之作要弁其端遂書所感于懷者而歸之

送李國耳赴京師序

諸侯大夫入　天子之國有以觀其會通而能有所得者自周以來幾何人哉如吾夫子入周廟而志三緘之戒吳季札聽周樂而知文武之德於季不

可尚已後世如韓安國之毅梁王趙咨之荅魏文不過揣摩捭闔之術耳然忠於所事而折服大邦雖謂之海內豪傑之士可也吾東方邈居海外然箕子之後詩書之俗藹如也其在新羅唐太宗聞庾信仁聞之風謂爲君子之國其在高麗金富軾朴寅亮金覲李資諒之徒入宋以文雅迭鳴而人稱小華閔漬鄭可臣亦見獎於元之世祖而益齋先正大爲中國士大夫之推重孰謂海外之奧區而無其人哉曾青琅玕不獨產於南越而騊駼騶駃不獨畜於中原也久矣成化二十有二年秋八

月吾友孝國耳以賀天子慶節為使介而首燕薊
朝中遊從之賢咸席于慕華館北奉巵酒以叙別
僕亦厠其末執盞以酢曰吾儕嘗以侯為天子之
士決以此行而卜之矣方今 天子聖明我
殿下恪謹侯度君臣之間情志交孚不啻若周魯
之親雖有韓趙之術無所於用況侯之素所抱負
豈可與揣摩捭闔者同日道也忠信充積於中而
英華盎於背面持此而往雖蠻貊可行況天子之
廷乎況燕趙之人慕義好善乃其天性者乎侯平
日攬益齋以上諸公之事業必有所服膺今銜命

而往也其肯出於諸公之下耶自諸公之言者言
上擬吾夫子洎延陵季子之觀也則其所得必將
焉竣事東還以其所得者效之吾王以潤色補贊
於文明之盛治僕翹足以需矣

釋戒澄遊智異山序

西方之聖莫尊於牟尼東方之山莫高於頭流學
佛者以牟尼爲標準則龍樹馬鳴達摩臨濟風斯
下矣吾東方觀山者莫異於是金剛雄于東妙香
雄于北九月雄于西及南登頭流則三雄之在眼
底猶培塿然豈唯是也海內之恒岱衡華亦將退

緖之不暇矣澄上人學牟尼者也少事德源君曙
雖廝養有所不憚焉晩耽竺敎落彩豫伽梨徧叅
名山戒行淸高爲其道者亭慕之旣而自帶方返
頭流凌躐若躡天王禮佛登高臺訪仙靑鶴洞今
則斂其瓶錫入奉天寺居焉焚香面壁而坐以寺
見其師之所謂壯者澄之意非但依歸於牟尼將爲
其舊主拓福田壯諱筏使之獲來世利益也澄其
亦忠矣哉余仲尼之徒也而愛山則與澄同三雄
皆在遐方不得往遊居常爲恨歲辛卯叨守天嶺
頭流在其南境一者與同志之士擢着得領而窮

萬籟焉頗懷仲尼小天下之志至今五年間以御爭寐未嘗不在天王峯安得如澄者與之續登兹峯縱覽山川之融峙鯤鵬之變化日月之出沒以重壯夫方寸之欝欝也哉雖然澄之觀動自動靜自靜余之觀因動而求靜因靜而求動動與靜元不相離非余與澄故爲異也兩師之道固如是余亦不知其所以然

申文忠公文集序

人之度量何其相遠也程伊川云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有天地之量斗筲之量

固不足算若鍾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加損焉非聖人孰能當之余則以爲江河固有滿溢之時豈宜與鍾嵎之量同日稱也鍾嵎雖大累斗斛則輙滿江河豈斗斛之所能淋漓耶故唯大賢君子可以當江河之量矣泛觀古人當之者亦未易多得以今日所見則高靈申文忠公其庶幾乎公城府弘曠才識博洽通籍以來至居廟堂以其平日所蘊蓄者發而爲經濟之用凡事物之來也迎幾應接左右酬酢人皆服其愈出而愈不窮而不能測識其涯際正如長

江大河滔滔汩汩容受灌注雖衝風盪激叔刁諸
奎亦不爲之泛濫橫流也其使日本也從容風濤
之上如履平地其征北虜也堅臥矢石之間如在
齋閣其視欲㩦孥歸於海中與夫爲夜半移營之
謀者其量之大小爲何如哉非徒措諸事業者如
是其爲文章皆本之仁義忠信優柔和暢卓犖淡
閑不煩繩削而自有法度丙漢之要妙盛唐之雋
永彷彿於風誦之餘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亦信
其爲有德者之言此亦其江河之量弘涵演迤而
遇風成文奇變百出非可以筆墨蹊逕而求之者

也宗直寓鄕廳進拜自提院學公之知公之言亦
儕說也叨鑑屬官一日參禀於門屛公方與客飮
一言延譽于四座所以開發成就之恩何敢忘諸
公歿之幾年我　殿下思念舊臣徵其詩文公之
子吏曹判書謏令從子禮賓副正從瀷編集爲若干
卷而進遂　命校書館用鑄字印布宗直因撰卷
而敍曰公之勳德有不可以此盡者而公之氣槩文
可以此而得其萬一在世之日經邦論道冊靑王化
胡可勝數而今者又以遺文上徹　請讎梓之四方
公之存歿皆有光輝焉宗直常愧無以報效於知

賀疑作資

待茲象見廣爲考實以托名文字間爲章祗表公之曠度弘量以備他日索隱述贊之賀云尒

尹先生祥詩集序

經術之士劣於文章文章之士闇於經術世之人有是言也以余觀之不然文章者出於經術經術乃文章之根柢也譬之草木焉安有無根柢而有葉之條暢華實之穠秀者乎詩書六藝皆經術也詩書六藝之文即其文章也苟能因其文而究其理精以察之優而游之理之與文融會於吾之胸中則其發而爲言語詞賦自不期於工而工矣自

古以文章鳴於時而傳後者如斯而已人徒見夫
今之所謂經術者不過句讀訓詁之習耳今之所
謂文章者不過雕篆組繡之巧耳句讀訓詁奚以
識夫黼黻經緯之文雕篆組織豈能與乎性理道
德之學於是乎遂歧經術文章為二致而莫其不
相為用嗚呼其見亦淺矣居今之世有能踔厲振
作拔乎流俗上探孔孟之閫奧而優入作者之域
者豈無其人耶無其人則已如有之世人所云不
亦誣一世之賢也哉故某官襄陽尹先生乃吾所
謂其人也先生資稟純篤為學亡說道其於義理之

精微多有所自得故能奮興於鄉曲而羽儀於朝著處冑監前後二十餘年提撕誘掖至老不倦當時之達官聞人皆出其門師道尊嚴陽村以後一人而已爲文章雖出於緒餘而平易簡當乍見若質俚而細玩之綽有趣味皆自六經中流湊而成同時據皐比如金樞府末金司成伴金文長鈎經術則可爲流亞而文章則不能與之爭衡焉先生眞所謂有兼人之德之才者也其平生所作不爲少然而旋作旋弃不畜一紙先生之子前軍威縣監季殷余之同年進士也僅収拾於散逸之餘得

若干篇錄爲一帙要弁其端余曰先生之歿雖久而至今東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其所口授弟子經書精粹之語自縉紳學士以至韋布之徒無不筆之於書而傳誦之作人之盛太史氏又紀諸汗竹不一再爲事業炳炳足貽來世今此殘篇斷簡雖不傳膺何傷然父母之遺物雖巾屨佩觿爲子者尚欲謹藏而保護之況詩文者出於親之肺腸成於親之咳唾者乎宜君之拳拳於收錄以貽子孫於無窮也余亦私淑人也敢不樂爲之書

皇華集序

吾東方國於海外自漢氏以來中國之士奉天子之命而來使者史不絕書其於道途觀覽人物交際之間或有所感寓形諸賦詠者蓋亦不少然唐之樂鵬龜托以遊賞山川而窮衍鎮壓之術宋之徐兢謏之纂述圖經而因懷窺覘之謀瑣瑣小夫烏足尚哉其儀觀之偉清操之厲東人望之如泰山喬嶽即之如氷壺秋月至今照映簡策稱誦而不置者呂丞相端一人而已所恨者使事之暇豈無霏屑咳唾斥言隻句之遺者而泯泯無傳焉是則當時不謹於收拾珍藏以圖永久豈非後人之

不幸也歟欽惟　皇明混一區宇四方萬國無問海內外悉爲臣妾以朝鮮世被聲教恪守藩宣之寄凡有大慶大誥必爲之特選使介以寵綏之其在　祖宗朝有若端木公智祝公孟獻倪公謙司馬公恂陳公鑑陳公嘉猷張公寧祈公順實膺其選接武以來該數君子學問之高文章之富小邦之人耳之目之且有親薰而炙之者矣今我
皇上嗣守大寶與天下更始於是乎翰林學士章貢董公工科給事中浙東王公又綴侍從之班來布德音於萬里圭璋聞望符綵相輝其學問文章

無讓於端木以下諸公而其氷蘗之操則直與呂
延相頡頏於數百載之上噫皇朝 神聖相承作
育人材朝廷庶位蹌蹌濟濟莫非大雅之吉士䓁
可驗也已二公在賓館纔及五日而旋節言旋我
殿下慕之無已留之不得則命臣僚裒集二公所
作詩文若干篇亟下書局摹印將使四方後世得
以知 皇上眷顧小邦如是其至而二公之清
風峻節足以稱天子之使而爲皇華之楷範也某
幸獲而窺其一斑爲因撫卷嘆曰盛矣哉炳炳乎
琅琅乎屬思而風雲自動揮毫而金石相宣海句

之山川草木亦與被乎黼黻之光華宜與倪陳祈張諸公之作並傳于東土也且其驂騑初東之日其詩少自國都還鴨綠之日其詩多豈不以思綸未須靡盬之懷不暇於吟嘯而竣事之後志氣舒暢洛誦風土自有沛然而不可禦者乎二公可謂眞知輕重弛張之君子矣玉韞山輝珠潛岸暈券家書畫有虹貫月斯言果信則國使之入燕薊也有望氣者必曰析木之分有異氣騰空當有異書在其下矣

佔畢齋文集卷之一